

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十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送胡素行赴省序

廬陵郡上胡夢高素行於春官得人矣士固取有用也使皆如予書癖焉用之漢取明經術通世務者予昔與君之先人古潭君友每讀書未嘗不及世用而予無古潭之才每歎斯人胸中自有一部水心外藁而未之筆

惜其僅得一第竟不及用其有俟於素行也素行為布衣才名在諸公間君而第知君者當交相慶方信古潭為老蘇矣雖然請贈一言才遇時而後見臨事而後見君此行以詩賦論策取知春官而已天子亮陰不言未遑親策君經綸滿腹無由一吐於大廷則又何以語他人為前時知已在天朝在方面者正不必使之知在何所試前試後靜坐客舍屏絕書問休養精神且了身事以歸且吾方為禮部進士而縉紳先生與四方之聞人

相傳曰素行至矣將屬目焉此招忌之階也鳳鳴高岡周詩歌之西狩獲麟春秋悲之鳳長羽族高岡去人遠來莫知所自去莫知所之其鳴也可聞而不可即麟非鳳比也不能倏來倏去乃輕身出原野而混雜於豭豵狐兔之間噫不謂麟為四靈之一而於此不靈也聖人感此自傷而春秋之筆絕君今遭逢明時出為世瑞為周鳳不為魯麟斯予所以贈言已雖然君何以告居者

景定五年歲除後五日丙寅歐陽某序

送張季德序

季德以丙辰冬十二月朔别予歸高安予與之俱至名屋山望科嶺夜宿於彭氏庵初季德請予願得一言名其讀書之室予未有以告而嘗出象山語録使讀之季德有省是夜遂與言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異於深山之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此章予嘗講焉以為舜得力處究當在深山時其後聞見感觸只是一分事

此講義是十年前作想必見之今夕更說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水之流行見禦土石若用人力開導則必與除去所禦者所禦者不除則水止於此矣水有大小土石有多寡以水之小而遇土石之多非藉人力之至安能除之今江河之決水力浩大流行所至捲土石而去土石有盡而水無窮自此但有江河豈復有土石若使水力小則人力雖弊弊其除幾何此所謂沛然莫之能禦蓋水力自勝土石不以人力勝土石也吾心天理

氣力自大諸所障蔽乃是外來何足以相當若自處小弱而弊弊然與之較勝負曾不知此中蓄而未發者是以大水源不敢肆然放去任他吞吐而欲日竭畚鍤之力先與水開通千萬里其徒勞也甚矣豈知此水一決土石自當辟易何用如此也原其用力徒勞如此蓋由不敢自信畏土石過甚而憂水不足以勝之若能自信泰然無事乎於李德此别無他語只願李德反觀吾心天理大與不大真見此大吾事都了不見此大雖憂惱

終身亦無了期說此章已又說孔子志學一章曰人言孔子之學十五年十年一進然以予觀之固是十五年十年一進而其進豈是逐步躋攀曰立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句句字字皆是十分快利光明未說從心所欲不踰矩只耳順已似從心所欲不踰矩未說耳順只知天命已似耳順未說知天命只不惑已似知天命未說不惑只立已似不惑若無後一級則先一級有何不可今不於快利光明者觀聖人却

看取聖人只是逐節窽通透則此章内本無此意此乃子夏子游諸子之學顔曾不然也况孔子乎又與李德言予讀書不會錯綜牽合縱有不曉亦復何妨大理觀聖賢言道理譬如觀草木生意枝葉扶踈縱有偏側不害其為天然園丁弄巧必一枝對一枝一葉對一葉仁時見之若好然生意固不如是又與李德言震霆一奮白日一出清風一發陽達陰散皆不俄頃天地豁然此豈復有待哉是夜語稍多彼此皆快於心次日書之因

以贈別其再拜翼孚如鴻毛遇順風沛然如巨魚縱大壑此象山語録中所舉王子淵是夕語此意是縱肆無拘礙處縱肆於物欲則不可若天理中得縱肆豈不快活

請待補公據籍序

士赴太學補試得之乃若勝於鄉貢試禮部即第即仕不必論未第則視入太學者自公私試以往無日非積累進取之途固有間矣然自科照下郡試於州初志固

望鄉貢即第仕也望鄉貢而中次榜視之也輕視之也輕故以造郡請公據之事往往不甚勇而其時又迫新舊歲之交以他故牽制者多且或去郡遠則須數日而後返比其得據爲費已重且士不慣與郡吏接彼易其生疎可以邀索則所取人人殊予嘗見士有持據歸計費至萬錢省此費而爲入京旅食之用豈不有助士固有重費不較者予之所較爲寒士也予以身體之也李周鄉其亦若予以身體之與手造一籍請於鄉里所

素往還者俾各以所中次榜實習諱名而自書之量請據之費為齎入郡而類請以歸之由周鄉而請據所省多矣或曰郡必責人親領至於狀用識官防偽冒也代請可乎予曰人而偽雖責以親領亦偽所謂識官彼亦偽書之耳將焉辨如其不為偽雖代請亦無偽况周鄉之私籍所謂實習諱名皆其人自書則既有憑矣上之人於士毋亦望其本心純實自不為偽豈謂區區關防足以革偽耶且吾廬陵之士未肯為偽也偽而冒請一

待補據其利害幾何哉周鄉索籍引書以遺之巽齋歐陽某公權

省題詩序

壽翁來訪與予縱言至省題詩予歎此詩幼學之所從事而書市所刋或雜以輕薄子鄙褻語口授之業不為刪擇或反賞愛其流麗而使效習之如此而責以習尚莊謹不可得已是亦賊夫人之子最先者與壽公出篋中詩一帙蓋其所自作者即席讀數首如花朝遊賞為

題結句乃說農務月夜宴集爲題結句乃說書燈予掩卷謂壽翁曰君詩若盡然幼學之一幸也留一二日擬盡讀屬有客至不果爲書其首而歸之

贈劉登龍

安成劉登龍以弘毅自命曰吾書此二字於窓几朝夕對之有不弘不毅則曰吾負曽子之訓非士也請予贈言嗟乎君乃求言於予予何以佐君子非不願爲弘而思蹙狹以就小吾非不願爲毅而思斂退以就懦焉蹙

狹就小非弘病也歛退就懦非毅病也以為不若是弘毅非所謂弘毅乃放逸而粗暴也君欲學曾子日誦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則可與從事於所謂弘毅矣廬陵歐陽某書

送劉童子序

予往歲叨恩入史館同列有年最高者一人曰鄱陽張君最少者一人曰四明王君張年七十有八號老儒王纔二十有二爾予嘗語王君曰二君間無予間之君當

班張後合為百歲人館中異事也王君葢以幼年能文
授官即入館讀書待年而仕即與聞史事會進史與張
君同日通籍未幾俱為通守朝廷異待俊秀如此吾廬
陵每歲中童子選者常居四方十之二三而能文者亦
時有之國家人才之盛至於童子頽拔相望葢文盛極
矣二劉童子前年叔姪同以記誦中而後皆以能文其
一尚在十歲之内今又以文試吾知試之必高選也將
行鄉之先生長者俱有贈言童子之父與可不鄙亦請

予一言也謂童子曰將以何業試曰通詩義以詩試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興觀羣怨與夫博識抑末也其大者用於邇事父遠事君三百篇中惟忠惟孝豈徒以資學文而已乎爾父攜爾適千七百里之京師爾父固朝夕視爾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之心又切矣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後之詩亦古詩意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長育人才譬之微草亦得豐茂聖天子之賜也使爾不生於聖朝文明之世前代厭棄經學鄙賤儒生固

有皓首窮山不霑寸禄者矣孰使爾生十年遽得以文發身乎得官之後又何以報吾君願秉精忠節終身立聖朝先正由通科致通顯者其初立志如此爾師也童子拱手曰謹受教遂書以贈

送胡童子序

胡君國寶之子囦生十歲能讀五經如流將入京試童子舉來訪別國寶請予試之予老矣舊所讀多遺忘謾舉一篇而囦暗讀成章不休既退予呼予家諸兒誚之

曰汝年長於彼也汝於五經如何汝亦讀韓文公訓符之詩乎兩家子少而相聚嬉戲及其長也一學一不學而龍猪判焉今汝以嬉戲度日也而不知專心讀書者已如彼則龍猪之判不待他日矣諸兒默然其一獨笑且應曰小子不敢不學然如詩所云則此亦一嬉戲也彼亦一嬉戲也何優劣之云乎小嬉戲即印纍纍綬若若大嬉戲即武夫前呵從者塞途謂彼為讀書所得則直一嬉戲之甚者爾直讀書者無彼想慕則與其印綬從

於他時不若斑衣竹馬於今日也予見其言有理欲重誚之而不可遂書以遺胡童子噫童子今幼學以記誦為長往試中書省必受恩免解或得官也天資穎異如此胡君必大其成

至德觀蕭曼翁九皐吟藁序

羽士蕭君曼翁九皐吟豈但世間食烟火人不敢讀想天上蔡少霞山玄卿亦合相避然抱膝或危坐無言欲斷魂男兒遂矢志如此老乾坤等句又似昌黎所云臣

有膽與氣臣非黄冠師若東坡云漢世盛稱仙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不能用知此等人决非碌碌往往胸中抱負鬱無所施故晦迹泉石烟霞間耳君所居古洪至德觀予嘗至觀中古屋老矣在水中央一塵不到真隱者所栖也洪自許旌陽以來多仙蘇雲卿去今纔百年蹤跡疑尚可訪君詩甚清而貌甚武豈亦其流耶咸淳元年五月上弦來訪望日告别書此還其卷廬陵腐儒歐陽某序

贈劉道士序

道立三極士尊四民道士之名黄冠師擅之予不知其說也昔人謂周穆王用道士説賓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穆王尚書中賢王豈有此哉秦皇漢武求神仙時稱方士不稱道士太史公特標黄老之學為道家然黄老自與神仙異旨今之為道士者又非盡出於黄老也道士之盛其魏大武崔浩以後乎亦不能常盛雖以李唐尊老子為祖而道家之見信不過三四君延至於今其說

存而不廢要其得志之時亦無幾耳計其間無可利顧不知何以願為其徒者之代不乏也唐有士大夫棄官為道士者今無之惟閭里少弱之子誤投其身不克自返勢不得不終老於此亦可悲也劉師慶椿者來自南鄉之徊仙自言觀無常產其師於歉歲命主觀事極力支持不敢辭難今歲差熟鄉人頗有施錢穀者師以為易為也復自主之而慶椿去以其所作四六之文示予曰吾將有四方之役惟所遇焉問何挾以行曰吾所能

者道士之常業而文其一也嗚呼予行四方之迹少未甞見大宫觀第以吾鄉之觀雖有田業之處一道士所得食㦯不過五六斛而衣服百須皆無所出㦯觀而無田者生計尤難故往往為丹藥符籙禳禬之術以投合夫見信者以餬其口能文如慶椿乃其類中之難得者其師縱之去可惜已以予觀於椿所作偶儷精而筆意圓用工不已當有識拔而委用之者是既有文以資身宜其一去之輕也雖然予又為之太息道士有凡俗中

為清高每以自頤況飛能高鳴能遠與人相遠而無求者頤所以異於凡羽也見狎庭檻間雖日得食失其所以為頤矣我生如寄良奇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俯仰而啄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娱椿也甞讀坡仙此詩乎嗟乎勿謂我有可出之資勿謂世有易遇之人今日固能輕去後日其能早歸乎其藏吾序於心勿忘咸淳元年乙丑九月甲寅立冬廬陵歐陽某序

送孫季山序

士君子仕行其志固曰上以正主下以庇民而其私家亦豈不願門户之昌子孫族黨之蒙其福澤吾州先賢如獻簡孫公在紹興間危言激論覬上心之寤以安社稷在諸公間可謂藎臣矣慶元學黨之禍公以從臣坐罪斥天不假年不及見嘉定更化而其子孫顧畏身後碑銘久而後有所屬故雖吾州言獻簡事者不甚暴白予嘗得其奏疏讀之其視晦翁諸老之精忠豈有間哉當公存時昆弟皆以文章有聲名號三孫而公又立朝

大節如此予固願識其後人而恨未之遍有名埜而字季山者公諸孫也十年前識之名列右選一官甚早而詩文清苦持游諸公間往往敬愛之予嘗言之於淮憲豐城李公李公參謀制閫將白用之矣會李公被召不果盍别去數年今乃知其為船司監門旣滿留番禺不能歸嗟乎獻簡諸孫而若此乎予杜門日長與人交多慶元諸賢之後嘗識趙丞相吳侍郎畏齋之孫各一人與君而三丞相神道碑畏齋家集獻簡家集皆三家諸

孫手授見其後人而思其先世未嘗不慨然也往年為趙氏記堂前年吳氏求記祠堂未及作區區高山仰止之意今於孫君猶是心也君有書來自言願見廣大帥簡齋謝公乃復為之序謝公之心蓋以一夫不得所為已慼者昔公宰廬陵予嘗侍坐從容語及劉靜春家子孫族屬公惻然思所以振德之無所不用其至蓋至於無可奈何而後已予於劉氏非先世之契好而公自閩來江於劉氏門戶之興替亦何足以遽動公心而公如

此者尚德懷人無今昔近遠也孫若有官且既久留於公之封部其可挈提若差易焉君此行其有遇乎謝公於廬陵如眉山蘇公於餘杭蘇公自謂於杭人有宿世因緣既去而見杭人則喜得杭人書則喜孫氏雖家吾邑境外而吾州通謂之廬陵人在嶺海之陬公有不惻然眷乎吾賀君遇矣

贈張横孫序

關西張君横孫字渠伯寓居豫章横渠先生五世孫也

擕其家譜見後林李公公書其後曰先生所以埀世立教繼往聖而開來學者歷千載如一日初無待於外學者不可不思況克念厥紹者乎後林此語可謂嚴正張君方以倉使學齋申奏於朝有望一官而得聞此則得之不得視之亦輕矣然後林所謂無待於外者所以勉張君之德業使自立也學齋後之申奏使有世澤者所以振張氏之子孫使有藉以立也橫渠先生之子孫微矣予詳問君以今存者幾人君曰惟予與弟二人耳已

未有子弟未娶又若貧甚嗟乎今已不絶如綫如他日何天爵可以自求若人爵則國家所以奬善勸教後林學齋之用心為張君地一也佩後林之訓在君終學齋之請則有當世之賢君子在

歐陽生兵書序

歐陽生經世安福族也年方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去年春甫識之袖出所撰兵書索予著語予謂兵所少非書如子之志宜求能用予者杖策君門一言契合與之出

力共事可也文武兩途以予觀於儒學之士著書立言者往往不過於當時故求傳於來世子志於武事若亦以著書求傳則當世亦安用子言矣君索著語不已予重詡之曰昔龐安常有聖散子方療傷寒疾如神東坡先生為之序以為脉坆二証無所不治其所用藥迥出常情之表聖散子由此盛傳宣和末太學生誦蘇文甚習適諸齋大疫人人皆以此方經東坡主張之故服之多死後人不免歸咎於序方之筆而東坡初意乃活人

盛心也兵之難言與醫等而其關係人命之死生何啻百千萬倍于未學軍旅縱使子書高出孫吴子敢不懲聖散子方乎雖然子之志不可無一言以庶幾萬一傳聞於當世諸公聞令又得選官之路甚多謁選於辟總總以萬計彼猥瑣庸腐黨緣而得者有不識弓馬鉤槊為何物至若武舉設科名非不美然亦為文士假途其號絶倫者挽强引重市井粗才或勉强習數月以幸一中既得之後筋力竟惓今如子之肯讀兵書又出意見以

撰陣法器械是可謂有志者若使有人左提右挈安知子他日不垂功名於竹帛乎雖然予又為予自謀士別三日當刮目待吳下阿蒙前後如兩人予今未遇當及此暇熟講而精思之務使毫髮無遺憾人不以李信趙括輩議已為趙充國為王忠嗣全師制勝乃所謂善兵也提挈予者在他人姑勿與知

敬上人詩集序

雲壑上人示予詩卷詩好語甚多而謂予曰願有聞於

方來以為君托嗟乎予於世落落矣朋友或出于舊藁於外予每止之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當時一杯酒況能有以及子乎雖然上人此詩非埋没者也世有東坡先生則參寥之徒與之俱存上人未甚出山安知斯世無復如東坡必不可遇子姑藏之名山深處異時光燄出草木間予知非他物必予詩也廬陵歐陽某書

巽齋文集卷十

巽齋文集卷十一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李仲仁史考序

老泉蘇公初得皃繹顏淳之之文於京歸以授其子東坡公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其後東坡盡得淳之之文於其子復以為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而有感於後來之士鄙陋漢唐超出形器

不知陷於慕遠忽近貴華賤實之失序篇之作三歎厥先君子之知言嗚呼文字之變未有已也以今日之文視前五十年其變蓋又遠矣愚初學文時及見前輩所著猶用心於考古歷代成敗是非得失必以序及之然後出意見超議論大格律一致而未有瑕也又其時靖康之痛猶在人心建紹乾淳之經營北方接於耳目之近士於江左六朝機會之去留人謀之臧否往往朝夕講焉故雖舉子之文亦皆求為可用高虛議論有之矣

而亦無幾自守緒天誅中原事去廟謨志慮三變而士氣隨之朝野之文介於故家舊物之未返者斬然於甲午乙未之後此去不待一二十年中天之禍直忘之矣士子筆墨間亦復為風氣所變如此吾於斯文觀人心之進退天未欲合南北之勢耶安成李君仲仁作史考二十篇其間多言六朝兵事其自序以蘇氏父子言兵見詆於清談之士後卒以兵不素講塗炭天下周文忠公讀而題之他日又作燕涼洛楚蜀江淮弔古八詠文

忠愛其音調悲壯有洩君豪氣激我懦衷之語嗟乎是所以為前此五十年之文也君之子季恍出以示予季恍氣貌偉然文采議論是似其前人者與之共讀數過慨然太息近世之學講道德談性命朱文公後伊洛而為諸儒宗天子既表章之學者翕然知所向矣然以愚觀文公身在畎畝而惓惓於當世之大義諸葛武侯張忠獻之心事無一日忘之他日奏疏間及於待敵復讐者至今凜凜生意也公若大用規模布置視葛張當更

縝密安得九原可作而問公開濟之盛心嗟乎季忱歸以予先君子之文謹藏之愚首告君以蘇氏所歎於㒰繹之文者志感也終告君以文公之學之志者哀斯人之不見於今也嗟乎季忱其亦有感於吾言哉

胡彥和事海序

藍湖胡君某訪予出其祖遯齋所編事海以冊計凡四十有八或曰博矣哉予曰約甚矣何博也始予讀書而未有之聞世間書卷且巨萬以為世所稱博學者將無

一不用其力而後可家素貧不能多市書往往從友人借觀之則凡所謂僻書而罕見者有不足用吾力焉盖自孔子没百家不足以窺聖人之道而又愧於無以自見也出其意見人自為書而世無大人先生為之芟蕪夷穢以清後學之耳目是以其書皆得不廢而荒忽詭幻鄙俚不經之説亦皆列於書目有國家者侈文籍之富不擇是非邪正而並蓄之學者以及見為博而傲他人之不知其為詩與啟者尤好用僻經以為奇使讀者

莫得其引援之所出則相與憚之而不敢淺視嗚呼士學至此其亦可歎也已今遯齋所抄門分彙列無所不有然皆所謂存一二於千百夫遯齋豈不能盡存之而僅以四十八帙為盡天下之僻書哉意者以為學者未盡見天下之僻書則將慕而求之妄意其中之或有得焉今每書各存其一二使學者每見一書之名則識其大槩止此以其所存計其所去其書之可取可舍皆易決矣好奇之士試於吾之四十八帙觀之蓋亦不啻至

足然後反思天下之理果不出吾聖人之書而貪多務得之意遂衰此非遯齋之本意乎不然以天下無窮之僻書而約之於四十八帙烏在其為博若夫引用書目其首猶以六經及諸正史則觀者又當於雜然無所辨別之外而思之予生也後惜不一見遯齋而請其說遯齋字彥和書成淳熙丁未距今六十有二年云

張景韶巽齋序

為子有道無不可事之親為臣有道無不可正之君與

人交有道無不可忠告之友為人君有道無不可心感之民順則從逆則咈順則易逆則强順則無迹逆則近名巽入也而為風風之入物物無禦者夫順焉往而不入君子之道順焉而已矣

右數語某昔者嘗書於牖某本名巽既易名竊第念舊名乃先子所命不忍舍去因以名齋令張君景韶齋名適與予同敬書所見以寄惟張巽齋其印證之

送李叔元序

李君叔元別予之贑之南安之嶺外予謂叔元此君家習之元和三年所繇道也韓退之有詩送別其詩曰行之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顔色異常時既而嘆曰退之未知習之未第時常有岐路五年知已罕逢之歎矣然其賦曰昔聖賢之皇皇兮極屈辱之蹈道兮雖困頓而終不反其所為當時剛勁之氣蓋如此來南又他日事豈有憔悴可憐之色者哉叔元然予言為當刻語韓李處貧窮大槩韓言顔子簞瓢事曰彼有簞瓢

以不死不憂而樂豈不易哉僕簞瓢無所取資則飢而
死矣李亦言顏子簞瓢事曰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
駕肥望若人之何如兮憊吾德之纎微然則習之學顏
之意固有在而退之直窮甚可悲也語未竟叔元袖出
序遊一篇曰濯濯之簞無顏之食安貧固貧有不可得
予戲曰子非習之子孫耶何乃用韓意叔元曰未也讀
至終篇曰名山大川可以豁襟宇達人君子可以進道
德起謝之曰君似而祖矣予幾誤憫子之簞相視一笑

送別

贈宋義甫序

卜地而塟倘有微妙不可測之術則非予所能知就所能知者言之山有山之情水有水之情識其情則吉凶辨矣來山無情作穴强之以作穴應龍無情朝對認之為朝對左右無情拱揖明堂無情鍾聚水無情朝抱遠山無情映帶如此者雖術家百喙稱美不足信也夫山水之情與人何異有情則非天屬之親相為依怙雖僮

奴亦將忠事其主無情則塗人之過吾門者爾於我何
有哉予之所知如此雖無奇論然地之一有情者亦鮮
矣或曰一或有情皆在可取豈能盡得其有情也曰不
然數者之中有一無情則往往為假穴是固易以惑人
者也亦審之而已矣然而予亦姑言其畧若其要旨不
可不求之於其書地理之書富甚乎雖淺陋目中所見
亦不下二十餘家而鄙俚繆妄一見而棄之者不計其
數自郭景純塟書之外有一書最可人意意其出於明

理之儒者每愛玩之非特予愛玩之四方士大夫之能知地理者與之縱言及此則每每誦之如流也是書文辭真雅初無難曉而書肆所謂地理全書者乃獨遺此不刋今之術者無一二能讀或間能道其中數語則舛訛差錯則茫然矣亦其得於剽聞而非真見之者予每念卜地雖一藝然非留意於學安能通曉吾儒讀書終身方名為士術家倘以卜地為業則亦孜孜講明如吾儒之讀書可也而庸流至不識字畫逐一道塗問其所

知則率道其童稚之時聞於其父師者鄙俚繆妄自謂終身抱至寶矣夫前所謂明理之書曽不知讀而寧從事於鄙俚繆妄之書何哉鄙俚繆妄之書其徒易於傳習又便於田家市人之聽其取信常衆得利常速而明理之書探山川融結之情引經援史遠及四方郡邑之大勢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予延接術家多矣有吉水宋義甫甚熟是書與之山行其指點去取有過人者留予家兩月且為予親戚家卜焉予心是之既别贈

之以序義甫士類熟是書固宜又其胸次不肯包藏隨其所見即以告人賢於他人多矣然予贈義甫行而輒言卜地之大槩予非敢以此自居也此事非人家子弟所常習不幸遭變故者往往未甞經歴之年輒為庸人所誑故特言之義甫所往之家人之弱子幼弟試觀予言未必無助

黄師董族譜序

族非譜無以知枝葉本根之分合然生今之世家有此

者亦罕矣葢雖大家往往失其傳也嘗推其故私家世次之絶續係於天下世變之盛衰姑以吾家論之十世之間幸而有可考者由吾宋承平之時以至於今也等而上之雖欲知不可得矣熈寧間六一公作世次碑推其所自逺自司馬以下昔嘗以為傳信今考唐武徳至於廣明之亂距江南李氏有國歳月葢無幾耳而歐陽氏乃十三四世其信然耶世遇亂離人不自保遂使子孫不得盡知先世之所從來可痛也已黄君師董以其

先世臨桂府君所次世譜示予予自臨桂以上得八世降而下又二世支分派別凡二百若干人昭然在目其偶失名字者蓋無幾余感而歎曰一世大約三十年然則君之始祖可知者吾宋有國以後也三百年間無大遷徙所以蕃衍生遂者非上之澤歟抑又有歎焉西北中原之人百餘年來或無噍類或靡止居東南州郡號為無事然而被兵者昔或不免近或有甚焉吾江右豈無小警而不日安妥是天私我以樂土也彼一日不保

其生者視吾與君十數世父子祖孫相聚相保豈不謂幸歟夫幸而居治世生樂土知先世之所出則夫墳墓之當保族類之當恤門户之當念立身行已之當不負其先如之何不敬之重之君家世詩書且數有第而仕者雖未大顯而源流深長矣如君之資稟與問學文采黄氏亢宗不在兹乎君必勉之

送李雲卿歸金精山序

贑李雲卿工詩及畫以所畫嵇叔夜王逸少李太白林

君復像示予叔夜以琴逸少以書太白以酒君復以孤山賦梅曲盡其蕭散閒放之趣既又各為一詩與雲卿遊者皆有詩合為一巨軸雲卿意亦欲予之為詩也余無詩才而有當為雲卿言者夫圖繪古賢尚友之一助也雲卿誠有慕於古賢乎則四人者若均有世外之趣而太白方於三人差不類余不為君評品乎次第置之可也又等而上之乎則吾他有所謂尚友者矣孔門諸子得將聖為之依歸誦詩讀書歌詠先王之道當其悠

然自得蓋有不知古今死生之為變也而況於貧賤憂戚曾何足以動乎其中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孟子曰君子所性盛行不加窮居不損焉士之胸中倘有毫髮窺見於此皆可以泰然自足而無願乎其外今雲卿有取於彼四人者余何足以知之然予甚愛雲卿有出塵之姿而怪其獨寄懷於夫人所可能之藝前輩先生又爭為好語以誇道之然則所以期於雲卿者似淺也予則不然以為雲卿甫踰四

十進道之日甚長挾策出門取友無方一日歸返故廬坐對聖賢然後回視今日之所慕向者可以一悵然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居魯國中則魯之東山為高身在泰山之顛則東山亦一丘垤而況平地乎嗟乎雲卿之索於余也淺余之望於雲卿也深

又題李雲卿詩卷

余生識字而不能詩自分終身不能或教予稍讀諸家詩且日一課習當能如其說又不能廢而歎曰已矣閉

中添一擾焉用自苦如此李雲卿乃出所作示予而問曰是於君意如何嗟乎予何以評君詩也哉然予見詩人多作窮愁羇旅之語或所遇本不然而猶寄託以致其思詩必如此而後工耶雲卿之詩不然甫開卷便得其冬至一詩盎然大有生意為吟諷數過是日盡卷讀之能使予心寛舒怡愉如得美食甘寢信乎詩有發於人而雲卿胸次可想也前日訪雲卿天慶觀古松脩廊寂不見人久而後得一道士問雲卿何在曰適至此借

琴去矣又過一院雲卿在焉僕自理歸裝雲卿琴在手未鼓也予悠然久之為思沂上詠歸意趣闕

早作書送雲卿歸金精山序今又書此數字雲卿留此月餘日予相見不數而心甚敬之其多能端不易及予特愛其心胸泰然有進於道然異時雲卿所能必盡落去恨相去地遠不能以時伺其拜手書

贈羅陽卿序

詩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言生時節物歲時日

月星辰推命之術在古不可考然其說尚矣韓退之稱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生年月日辰支干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柳子厚始貢於京師歲在鶉首試不利至癸酉歲酉辰合登第術者能先言之他日作序與蔡秀才謂造物前定若是之彰明也今術家推命儒者或不然之彼有所傳承矣余未之敢非也富貴福澤厚吾生貧賤憂戚玉於成惟其所遇皆當知造物之本意亦焉用議其術之有無哉里中羅

陽卿於此甚精蕭君君輔作序與之謂推已與吳君叔將王君國用登科先後之次皆驗此則余昔者亦嘗聞之今陽卿老矣研思造化日益精到使韓柳二氏見之亦當在所信也而予復何云年月日桂里歐陽某書

項國秀灸法序

吉安項某善灸法謂予治病莫良於灸而藥次之古醫法也今藥醫多於用灸法病者亦非困極不議灸故灸法精者差少然業藥醫者亦不必人人精病者不問精

不精輒試之或曰一易醫數易而病不愈則曰命當然哀哉今之不以正命死者何限也夫藥物金石草木性之温良有神農書在可辨也然用且誤灸之為法也微毫釐之差輒與病應今繆者為之率以意易穴猶無衡而求輕重之合度且方寸灼其膚而滋一苦爾然則病不困極不議灸固人情所畏憚也余曰然以余論之不難於穴之定而難於理之明嘗聞黃帝岐伯問辨語謂人一身關節脉絡氣息皆與天地相應古之為醫者智

足以達天地之變故其視人一身由表見裏因影得形今之醫智何如也吾甞謂醫非儒學不明今也市人之子義之不知而曰讀醫書讀醫書者多矣況未之讀乎古語曰醫意也今之醫則可謂意也夫彼之意何如其意也國秀思之君之業精於他人多矣益進於學以大君之智則天地一人也一人天地也豈特灸法為然是學也吾儒謂之格物因書以遺之君曰幸甚年月日歐陽某書

格齋序

里中張季言名聞詩與余言曰往年獲侍雲巢曾先生先生實命之名又書為格齋二大字先生愛後學則至矣顧大學格物之說用力宜有所從而未之聞也余曰子不以子之名推之乎先聖不云乎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格物莫近於斯矣夫一物各具一理學者不能一一盡索之要必有所觸焉此之觸彼之悟此一時也德慧術智

開明之機體用顯微貫通之言觸斯悟悟斯暢暢斯融詩長假物以見意蓋作詩者之心既有所觸矣得其篇章而讀之觸於詩人之心者今宜有觸於心又其為教曲而肆寛而不迫悠揚諷道其入人也深故當其有得懽忻怡愉天地萬物之理若畢赴於胸中而莫知其所自來究而言之則亦吾心之所自有者爾古所謂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惟取之詩為最近先儒謂讀書皆所以格物竊謂詩其首也予今原其

命名之意而専求之詩求之詩次遍求之他經六經一詩一詩六經也萬物一理一理萬物也以子之名而遍求是齋之名可以併識用意之所在李言懋哉

與羅術士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天之生斯民也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無義無命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

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羅君甚精於星學其推吾命葢所謂善求其故者然以富貴相期則予也昔者嘗有聞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羅君儒家者流敢攄所聞

贈術士胡卿月序

天地之氣崑崙磅礴雖有計其幾萬里者意之而已然平子以精銅八尺作候風動地儀置一室中而能盡知其動靜常變約至大於至小雖天地莫逃焉人之氣與

天地相應眇然之軀不小於天地之崑崙磅礴胡卿月以鏡面滴水推人休咎果得其術宜有此理

贈陳術士序

六十甲子支干相配謂之納音者其法葢出於律故謂今人談三命為律星數為歷少知律者則三命恐未易精葢支干分而言之相生之理不易見合而言之相生之理為難明來往進退上下五行皆統於此今談納音何曾及此若夫以歷推星則稍知數者亦不甚差故嘗

以為言星猶可據言三命恐未有憑也今吾儒不能言命者蓋鮮然三命人能言之而以歷推星反少何也步星之誤旁有善星者能辨之三命無一定之論惟其立說而莫之或奪也於斯二者宜何信姑信於歷而已其人能歷法嘗窺其全文並有傳授且於世所用歷閱盡不廢予未學此不曉所謂然彼遇有以命問者往來吉凶禍福聞者往往驗而神之則亦精其術者歟詩謂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言命自有之特不知今之所傳法何

人精容耳得失進退一出於數人而知此則逐逐進取可以息念惟某人他日對人即命言理使知樂天安分之無憂而勞智竭力於其所不得者之為無益也則斯術之於世道豈無補哉某人祖父皆吾州名貢士能世其學其能此非徒技也予知某人且十年前言予十年後事今往往驗甚欲予劇談方來之數而彼此未暇辨也別予入書館且以其數遊諸名公間其行序以贈之

題家狀序

曾君某來訪袖籍一通告予是為明歲題試卷家狀籍請題其首予思建炎戊申胡忠簡對策維揚行在所張魏公第其文為進士第一既而寘之第五雖第五然有魏公之定論在猶第一也天運再周百二十有一年矣當有真第一者當有再忠簡其人者第一易能也忠簡其人難能也曽君試為我搜之徒曰可第一而已矣則未為此籍重可第一可忠簡則為此籍重

贈王介叔序

永豐王介叔讀書郡學暇日來訪問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夫子言仁之可蹈而必無禍也或問乎夫子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夫子言仁者誠急於救人之死而又不容以身殉死而無益於救也人固未有蹈仁而死者若井有仁焉而從之非蹈仁而死者歟予好仁而有仁焉而從人非蹈仁而死者歟予好仁而不知蔽蓋幾蹈禍矣

予於此有悔焉予曰噫仁顧有禍哉仁人心也子欲觀人心之所同然乎去歲子不忍鄉閭之艱食已無力以賑人而出輔頰舌以告於有力者予取禍之道予未之詳也郡侯不以罪予郡博士所以矜恤予者甚厚教且食之閒嘗以告予予謂郡博士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王子誠有過其初誠何心哉郡博士曰然夫子憫鄉閭之艱食與郡博士矜恤子之此來所謂人心之所同然也人心之所同然將不特一二人而已

子豈惟當德郡博士固當深德郡侯豈惟郡侯自學職諸前輩亦復有謂子為不然者乎夫不以子為不然者何也葢亦曰觀過斯知仁也人同一心而誰忍禍夫蹈仁者宜無悔若夫朱文公釋誠意二字所謂實其心之所發者則在子反思而已矣介叔歸序其語以贈之

送曾申甫遠遊序

香城曾申甫過予道别予問申甫先生將何之申甫曰予聞玉笥西山之勝未之見也山去吾鄉甫三四百里

而予年七十有二歲恐以終不識山為憾知予此行與素識兩山者皆遺予詩其稱道兩山景物之勝固如在目中也予將按詩而尋焉子亦有以遺乎予曰予非素識山者使素識亦不告也先生自有目山至目當自識之何以他人預告為今按他人之詩尋兹山之勝詩之稱道有盡而山之變化無窮則奇偉絶特之觀遺於指疑尋按之外必多矣申甫矍然曰子乃能言觀山之法子終其説以遺予予曰此虚心法也何獨觀山先生行

矣送行諸詩置之勿復記憶兩山之勝當悠然而神遇
且先生不聞海上二父之子乎一父語其子曰爾往矣
見徑寸之珠則拾以歸一父語其子曰爾往矣惟所遇
徒手而歸不爾責也他日二子歸受拾遺珠之命者不
得珠受徒手之命者得珠豈惟得珠且無所不得也何
也受拾珠之命者惟珠之願見見珠念為之障見猶無
見也受徒手之命者其心閒其心閒故萬寳横陳而惟
所取予聽命於父者也目聽命於心者也先生虛觀山

之心當如命徒手者之父奇偉絶特之觀其將焉遡申甫謝曰敬受賜抑予聞子之説有二用盍書以遺予予姑反告予子棫棠而出棫棠以予之説讀書予以予之説觀山是或一道乃次第其語為送曾申甫遊玉笥西山序

巽齋文集卷十一

巽齋文集卷十二

宋 歐陽守道 撰

序

四書集義序

廬陵郡學後刋朱文公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章句集註或問淳祐十一年通守古汴趙侯某博士海陵莈君某又以郡學與白鷺洲書院養士之餘力刋四書集義者太守於潛徐侯某先守安吉與友人廬某之所集蓋文

公四書定本之外凡平日交游書問之所往還門人請益之所聞與凡片言隻字不專為四書發而與四書旨意相流通散見於文集語録問者悉會粹於此初刋於安定書堂曁摹本至廬陵趙侯偕蔡君以為請遂命兩學之士復精校而刋焉四書訓說於是大備或曰文公先生之於章句集註或問也更定數次而後決然以詔後學蓋沈潛研索精約審訂用意至密而為傳世計至遠也學者學此足矣而又待集義以求備乎某曰不然

聖人之道君子之學自有端的會歸惟見之之明則雖千萬言而未甞不一如見之之疑則雖一二言未甞不枝今先生之於四書也其沈潛研索而言者如此其從容酬應而言者亦如此其精約審訂而言者如此其敷暢宏肆而言者亦如此不於其言於其行則相去不知幾載所告不知幾人而無一不同深造而自得之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於此可想見也章句集註或問之書固親定於先生之手然先生一言一話義理

之歸於此者盡收拾而存之則豈不足以益見先生之心而為後學更互發明之一助哉始徐侯為州雅意於表章儒先風厲士習之事其間得侍見侯必亹亹以講學為言集義莩本之至自安吉也其最先得見竊歎侯於方今吏事日不暇給之時而所至輒留意此書如此獨恨安吉相去之遠欲亟與同志傳莩而未能也侯涖事踰年而州學得蔡君為博士已而鷺洲書院又得趙侯為之提領惓惓斯文之意如出一人故是書得刋於

此既成兩侯曁博士一辭命其為之序其辭不可謝避席言曰四書萬世之書也而方今世道一恃此以為命後學學此敢不敬哉昔者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著書以遺後人千五百年湮没不章天以斯文畀於我有宋然後儒先輩出復為學者指示曁文公先生竭其心思役志於此一聖三賢之微㫖發明盡矣運遭聖主書遂盛行孔孟以後未有幸於此時也是以講讀傳習上自天子之經筵而下徧於陋巷布之窻几縉紳場屋議論文

章有一言不依乎此則五尺之童羞之文公先生可作豈不甚自慰哉今集義之書繼作讀之者又如終身侍先生之丈席而無一言之不得聞也抑又幸矣然愚竊謂世道依人心以立讀書為士不得不以世道為已任文公先生於此四書所為諄切反復以詔後學此心猶可識也講學窮理所以推見本心之體而究極之用此學而成當世宜有所嘉賴雖在窮約關係正不輕也而况於得有所施者歟天子方尊信四書士之得行所學

亦未有易於此時也學文公先生之學心文公先生之心宜必有有志之士慨然深憂方今之世道者上念正君定國之道所以益聖德而端化原者何在下念斯民廉善之方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何繇而必一本之於已患吾學之未成不患吾用之不及已為大人不患不能格君心之非已為先覺不患後覺之不可使覺根本先立望實斯孚積誠盡忠以俟感動一如文公先生之所以事君與教人者於以生全人類長育人材則前

所謂四書當世之係命豈不深有望於斯人哉不然朝吟而暮誦之以資言語文章投好尚干禄利而已則舉世皆四書而四書皆福澤曽不少見於天下豈惟非今日所以纂集之意亦徒使或者重悲文公先生平生之志也某不敏不足與於斯文獨幸生聖主尊尚正學之時接儒先開悟羣疑之後而格言明訓又幸遇賢守貳師儒盡取而共傳之且使抒寫愚見而附於右方敢不敬膺所聞推前之所望於大人先覺者諸公毋遜其責使

四書綱維世道之明教幸親見之尤區區之願也

彭石庭韓文覽序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石庭彭君乃取其先君子大庾君所著韓文會覽加損益焉可乎昔漢伏黯改定齊詩章句作解說九篇其子恭少傳其學後以黯章句繁多乃省減繁辭定爲二十萬言恭於父書所損可知也班彪續司馬氏史記作後傳數十篇自謂事覈文整其子固以彪所續未詳乃潛研精思欲就其業

二十年而書成固於父書所益可知也夫黷之於詩彪之於史當其刻意著述之時豈謂子乃議其後哉然而恭也以為繁而省之固也以為畧而增之非二子之敢議父書也所以成父之美也且使恭也不為黷省其繁而使後人病其繁固也不為彪增其畧而使後人病其畧則吾意人子之心有不若是恝矣大庾公用工韓文之久予昔見楊文節公序篇亟稱之石庭人子也而損焉而益焉意者伏氏子恭班氏子固之心歟惜也文節

公不可作文節公可作則其再讀是編也當如何而嘉嘆

送張伯深序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徒富而無德雖以國君之尊人弗與也況他人乎當其存時奉養窮人欲威虐毒四境及其亡而無稱則有不若一介之士反得以著不泯於百世嗚呼愚讀大學至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未嘗

不慨然也人亦奈何不自力於善吾州之白沙有張姓應瑞名者嘉熙四年與予俱貢京師而未嘗與之接也俯仰十有餘年予以罪逆受凶禍而應瑞之弟應登亦衰經造予門曰吾父有善焉可以不朽願得世之大君子書而存之君為我圖也袖出一卷則予狀其父行蓋諱謨而字舜申其文可删者幾十七八讀且徹則謂舜申疾時一鄉人皆為之憂沒也皆為之悼疑其辭過夸然敘其所以亦有故也蓋舜申家裕而知恤鄉人之歉

歲秋以三百萬易粟藏之次歲春夏出之而收原直一錢不增也曰富人無不蓄錢者使我害三百萬餘家明歲發而視之不過三百萬也我以錢易粟復以粟易錢亦得三百萬三百萬於我何損秋熟吾又為後圖則鄉人歲歲無飢也吾在此吾鄉人歲歲無飢吾又詒吾子孫以三百萬家不得有而吾鄉人子子孫孫無飢誰謂造化不及之不可補哉惜也吾之勢則隘也充而廣之在我後之人舜申之得愛於鄉以此往年有寇入境相

戒無犯其門嗟乎吾視歲歉而官勸分不具文應者蓋寡也以彼視此舜申信善人矣死而有人稱固不必殊常甚偉之行也道人善予有願焉道一張舜申之善與為張舜申者十百也而州里為樂土矣大君子書而存之不惟其子願之予亦願之然而宜誰告也應登曰嘉熙四年之士廬山江侯古心先生身勸為之駕予兄偶與其列今以人子之情訴之於先生君謂先生能與我以文乎予曰異哉子之請也予昔者不敢以予親之𡏖

告先生而能為子謀乎且先生眼高千古誰可以辱先生之筆雖然先生受廬陵之民深爾父之事或可以勸也自昌黎韓氏以來記人寸善亦多矣葢不專為其人設而取其可以勸來者於是應登流涕再拜願得書一幅以往噫古心先生大人也書何容易抑子之求以為親也行乎已乎予於子不敢知與乎否乎予於先生不敢知也是為序

陳舜功詩序

沈休文長於音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唐李德裕非之以為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大概謂韻局則句累不若不韻之為愈也夫自局於韻猶病累句況一用他人之韻不局且累乎唐人於詩和意不和韻亦曰和詩固不必韻也近世往往以和韻爭工甚則有追和古作全帙無遺如東坡之於靖節翁者語意天成一出自然不似用他人韻也由此言之才力有餘雖用他人韻亦復何局之有況自用

韻而自病其局乎德裕之論正矣亦未可以槩評也友人戴君吉甫示予西昌陳君舜功雞肋别集舜功之作富矣大槩平易自無艱難辛苦之態詩之正也今所謂别集則往往與其交游親故賡酬所萃凡若干首葢無非用他人韻者而意思整暇全無窘束於此而求工則可謂工矣詩之奇也詩固難於正而又甚難於奇奇不失正非胸次有縱横出没變化之妙豈易得此吉甫與舜功為詩交最久故集中用吉甫韻為多吉甫屬予為

序余謂吉甫曰君與舜功詩何似吉甫曰韻隱於山詞順於水和詩至此不亦可乎予以吉甫為知言抑予聞元白千里相思作詩寄贈用韻至於不謀而同此固非屬和之詩也吉甫與舜功定交屬和之詩則予既見之矣若夫不謀而同韻則元白後予未之聞二君交情甚至予他日尚幾見之以為長慶後一段佳話

李瑞卿詩序

予不能知詩予之知詩自謂不在今詩人下也詩人論

詩嚴甚而予不畏何也彼為嚴以怖我者也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舜所歌也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所歌而夫子所取也二章語意畧同聲律亦近薰時清濁體狀形容不過直致心辭而感人乃在言外使今日歌南風歌滄浪其求工於句字豈如此而已乎然則予所不能者今人詩也不能今人詩定非欠事𢌞若感物而作足寄吾意則於他日縱不能

舜之南風未必不能孺子之滄浪如徒論句律而已則滄浪又與南風何辨嗚呼是皆不足論也李君瑞卿讀書為文不自衒露予識之有年矣而不盡知君予則有罪而君無損焉近甫得其為詩藁百數十篇讀之作而嘆曰是可以得瑞卿之為人矣復有識君而不盡知如予者其亦讀君之詩可也若夫一句一字商量吟諷以尋瑞卿用工得意處則當世詩伯富哉予不當僭

送劉季清赴補序

科舉之為士病也豈不甚哉葢不惟工文患得之累其心也文可以得矣而貧無資者常厄於就試之費禮部國子監學在京師四方之士有不遠數千里試焉近且儉者旅費不下三萬不能儉者不論遠者或倍或再倍也士十七八無常產居家養親不給旦夕而使泛然遠行售文於一試試禮部得官猶可言也試國子監學補諸生釋褐未可期道塗往來滋數矣有親在堂朝夕侍養子於此時移甘旨之資為已旅費及坐而食於齋而

白雲之日舉目天末不知我則舉匕而親亦已飯乎否也蓋困天下士使不獲盡分如此而獨以能試季能坐齋之文行取焉豈不異哉予未第時有司閒取予文使試太學得公據輒藏之不往也既第當調官癸卯庚戌辛亥閒復以無旅費不能往及其既也朋友始有動念而資之者然而人未我問則我不彼請也夫皇皇焉號於人求其已助而不忸怩其歸為覔官而已是豈不可以已哉以故親黨故舊閒有試可就而力不能行謀於

予者常勸止之每有見聽者其不聽者則鄙予言以為士生而志四方曽是區區者以無粮止况試於國學國學時人之所共榮聞名四方者焉發之亦所以榮親也而奈何局促尋常如是誠作氣勇往無可為有彼富有力者已不告則已告之損所餘以成人美豈所難哉况夫亦各行其志也安成劉君李清年少而文老身貧而志鋭勇往者也無可為有者也書序言以贈行李清其告夫樂成子之志者

送諶自求歸建昌序

盱江諶君自求好學能詩年方壯不事舉子業獨以所學與詩走千百里求師友堂上有母髮白矣求師友之念與思親之念互發而不相病也予謂自求學不可不講而詩可無作講學而求師友於千百里外苟病於養親則師友亦可無求雖然予豈謂師友之益可無也哉自孔孟以至近世先儒凡著書皆以明道也讀其書得其人百世之師古人之友皆在也是不徒走千百里外

求之侍親之暇掃一室而日與師友遊足矣其於養親也無病矣自求為此學則身為君子身為君子則於親不辱而榮親之願望其子者為君子也如是而慰親之願望雖啜菽飲水得其懽心焉自求容貌瘁而語言苦察其中心盎無求於人也違親遠役誠為道義計予悲其切於歸養而甚不得已於道路也以是道之

予既為諶君自求作序送其歸自求請曰子之懋予以學也則聞命矣雅嗜作詩得意處自謂前輩作者

不難到今謂我詩可無作豈有說乎予曰有之君之詩甚工然未暇為君評也大抵作詩足以病學書曰玩物喪志先儒猶以記誦之學為玩物詩非玩物之尤者乎詩如三百篇不能不可作也後之號稱詩人者窮思極致於一草一木爭奇競巧於一韻一字此何所益而耗費精神虛老歲月謂不為學之病可乎是又有甚者詩當在山林丘壑間若日與貴人達官接則清致索矣或者反是吾學家法不妄取容於人

而安得有此是不惟妨於學而已亦正與學背馳也陳后山詩所以至今可貴重惟其自貴自重公卿不得見其面也君為后山則詩雖少亦傳矣傳不傳何足計誠一意於學則詩無作何損也自求恬淡静退人也視外物輕甚聞予言也殊有當於其心并書以遺之

送曲江侯清卿序

曲江侯君清卿與其弟德卿共予學五月而歸將别無

以為贈遂贈以言朋友之道也惟國家以人文化天下士風之盛嶺海之陬無遜江浙況曲江為廣名郡有張子壽余安道詩書道德之澤而其地山水清曠韶石舜峯列秀森峙虞氏數千載之遺迹在焉想古風於寂寥隔千載其一日登高望遠九嶷蒼梧彷彿隱見皆足以起人悠然之思境契於心而道在耳目間矣士之生其間固宜秀頴明達由積學而至於聖賢不難也況文章特學之餘事乎子韶人也予將假舜之韶以與子論文

夫韶舜之至文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舜之所以為韶也八物之雜而聲成文鳥獸率舞鳳凰來儀韶之大成也雖然舜世之樂孰有外是八物者哉今為子取所謂管者鼗者柷敔者笙鏞者琴者瑟者石之可擊拊者也固不乏工之知音律者皆可能也然而器具矣而非韶韶似矣而非舜何也八物者舜樂之寄也原舜樂之所自本乎父子慈愛之間推而達諸宇宙民物之生意油然天真之發見而動乎不自已之機此樂之不能不韶

也不於其心而於其器則韶獨舜哉文之有聲音節奏不猶樂之聲音節奏歟而今之文則正聲罕矣鄙賤猥惡者下里巴人之曲靡曼幻眇者桑間濮上之音也彼豈不用意於文而卒之非吾所謂文理不明於心而徒治其言語之末俗而不雅淫而不貞有由也理之難明久矣安能使吾胸中豁然無所滯礙得之心而應之口與手者一不悖於理如古人之文乎易之文微也中庸之文粹也六經之文予不能遍舉子取二書讀之愈索

而愈不窮如山海之寶藏隨其所得皆足以致富而山海之所有不為之損顧吾力有窮焉耳不然何莫非吾取富之資富資於山海文資於理理資於學予歸矣於予所謂理之明於心者用力焉本之於經而質之於先儒之訓說立吾心以為主而凡方冊之内有言理者畢赴焉使天地萬物之情狀盡至於吾前而往古聖賢之心事盡契於精神之表則吾見文思溢出欲已不能而何待於握筆引紙日孳孳焉以求工也曲江士風之盛

予雖未盡識意多有人焉予歸其諗之鄉先長者以決吾言之信否予言倘其然乎它日非子見我則我過子子出子之文予將驚焉於其别也書此以告具以為再見之左驗

送歐陽行甫序

旁城之西原山有墓焉曰有宋詩人歐陽伯威之墓益國文忠周公題其友人所書也伯威自號寓庵文忠與寓庵同生於靖康丙午生平相好及公謝事尋布衣交

賡酬會集殆無虛日沒而楚之既為之銘且揭扁焉予
幼至其下則能動念曰此宗人而以詩名見稱於先生
如此往往徘徊久之而後去其後稍長而見其詩編殘
簡缺牘不能一再卷輒喟然太息隱之於心以為若稍
有力當謀所以廣是詩之傳既而見其子行甫貧甚不
自拔前廣文趙先生知其名招致學館今廣文陳先生
又免其月書俾常在講下皆盛德事然學故例春秋丁
祭食鼓不鳴者旬月或值假休又無所以廪嘻其可悲

也已寓庵逸才清名蓋東坡於子野所謂遍交公卿靡所求希者身没而無遺其子固其理也然靖節翁之達猶拳拳其子薪水之憂蓋將没而不能忘平生得人一食輙欲冥報相貽他日而有振其子者靖節有不重感於蕭蕭墓門之下乎行甫謀於予謂今郡縣學與二書院養士不一所而予嘗為諸公顯人所與進𭧂為一言庶幾又有矜而録之者則不廪於彼即於此以忘旦夕之憂予謂行甫此不待言也諸公顯人皆樂於為盛德

事者也君有不謁謁必詢詢必戚焉況君貧而能守老而若學以無忝於前人知君者豈直戚戚而已將且歎且思焉慰靖節念子之心於地下思賢愛德同是心也故於往也書以遺之且以覲行甫之遇

劉相岩詩序

劉君相岩年少氣壯容貌軒軒望而知其非平凡人也所居去予數舍間過予輒留旬月予夜讀書率先卧相岩能達旦否亦四鼓文字英發如其人每歲郡當貢士

必意相岩凡為相岩友者皆意之然連不偶數科矣相岩年正少小遲不足計然挾其文不得試意忽忽不樂國家官天下士不一途相岩得一官屢欲前屢欲卻非其志也今日見其詩藁為讀五六過不去手予初謂相岩富於才頭角不嶄然露不已今其詩不然思致幽潔如在山平水遠鳥啼花落閒不見酒酣氣張悲憤激揚之態與相岩處四五年方知前日知相岩者淺也相岩少予十餘歲予固得以觀相岩之所就一第相溷末之也

已相岩今為宜春酒官予因憶往時劉季孫工詩能文最為蘇長公所知其初為某州監酒半山老人以使者行部至其廨季孫未出半山見屏山有小詩細讀賞歎既見不復問酒務事會郡闕教官諸生以為請半山判其狀曰監酒殿直一郡驚異繇是知季孫雖終身右列而詩文聲名有諸公之定論在他日入吾相岩廨中者安知無此知遇知遇非吾所應道也季孫忠義自立所長不獨詩文而吾相岩抱負益奇決非塵埃中物然皆

發迹究庫殆未知所以淹迴者何理三歎之餘為書此以附卷末

送彭士安序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同里彭君袖詩遺予道其艱難困苦之狀予無以惠君請効忠焉士貴立志非志富貴也信聖賢之言而期於有立不以貧戹更所守斯之謂志予未第時艱難困苦不減君惟稍稍知書之有味不肯舍去間嘗為人作賤藝力稍休

輒讀書或時藝於手書在目隣家有瞷我者見其釋藝執卷於雪簷閒踰月而令其子從我學自此遂就書舘稍稍得錢然口累差衆貧亦至今乏絶之憂常在朝夕不肯俯首乞憐於人衣敝食淡處之稍久亦不足介意也今君年方壯讀君之詩又才思如許勉力自進惟書之為信人不已知雖强授書田閒兒尚可自活顧世道艱於前時損金惠人者不一遇君奈何事此左計哉天之降大任於人不皆以富貴福澤厚其生君勉之讀書

自信非為求知地然會有知君者毋徒為此戚戚也凡以讀書名者予皆期以它日世間佳士予尚當見君之有立而賀君焉

送艮可赴銓試序

漢世人主即位之初宗室或賜金錢或賜駟馬或賜金帛未有如我朝恩厚嘗貢名於禮部者至此皆得入官也名必宦字艮可者該恩貢交游皆以為慶然郡當上其名銓部例自投牒中請艮可於衆中特自遲遲數月今

年當往試殊無行意會其兄必官仕可在行都以書來
趣然後匆匆治行或問之艮可愀然曰必㝠生實慶乙
酉是年先皇帝即位改元自是在御四十年而必㝠生
長天涵地育中亦適及强仕矣往歲叨與漕貢則先皇
帝乙夘之詔舉也甯天未逺新天子朝服視朝入反喪
服率土臣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必㝠敢以入仕有
階為私喜乎夫登極赦書如此乃國朝故事率而行之
受此恩者當共體隱痛非踴躍歡抃時也歐陽某聞之

曰嗣聖繼明宗社之福也得官而喜臣子之情也艮可必宦乃能因生年以思先帝涵育之久因漕貢以思先帝詔舉之由受新恩於今懷舊恩於昔是可與事君矣艮可之字葢以宦者室東北隅是以取艮然艮卦無可字惟王弼傳曰艮可施於面絶於背可也其意特以當止為可否若用大傳語曰艮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易字艮成君生寳慶乙酉而官於咸淳新元昔者四十年如四時之一終而今又一初矣是入仕之初也字

君所以祝君之有成

巽齋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十三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巽齋文集卷十三

宋 歐陽守道 撰

記

州學三賢祠堂記

廬陵郡學有唐顔文忠公祠舊矣今太守金華倪侯普附以建中宰相姜公我朝余襄公號三賢祠顔公大歷中別駕姜公永貞中刺史余公慶歷間知州事也廬陵稱文獻之邦蓋歐陽文忠公而下皆鄉先生故事學祠

之合於有道德者祀於瞽宗之義顔公京兆人姜公日南人余公曲江人吾郡其仕國也祠之何漢蜀祠文翁南陽九江祠召父其比也而三賢之高風大節宜表章之為賢者勸則關於風化又大矣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郡守古諸侯别駕其貳如古命卿此天子所使承流宣化者雖三君子皆以謫至然實風化所繇出其人而賢境内人士固將則象之兹不謂之源與廬陵故屬豫章太守如東

漢仲舉既以名節師表海内所涖之地宜有聞風而興者然尚矣三國六朝守廬陵者名氏皆可攷風流蔑如也唐中世顔公始辱臨之而無君長之權姜公以故相來而新舊史不同葢莫詳其是否獨余公留期月而去之葢邦人利賴其福澤亦淺也然高風大節皆當時之所素傳則夫一日之親炙與未見而想望之者宜其可以使人没世而不忘也顔公之來此也與詩人文士倡酬為樂世傳其廬陵集十卷今溪山深處猶有公手自

題名刻石如新葢遷客放浪自適之常而其力抗祿山而折元載之勁氣亦必有得之於容貌詞色間者姜公未必果來就使其來起家一刺史耳閭巷小民安得盡知是嘗策朱泚之必反諫唐安之厚葬者然而為國忠謀觸人主不測之怒未有為士而不講聞之也余公世近郡人紀其居官如詢細民之疾苦疾健吏之刻削往往踐其表謝之言而力行之此求牧與芻者之職公之可敬不在是也為館職救忠賢為諫官排姦倖皆前日事

公又非以自多而期人知者然其歸也士有間關千里涉江逾嶺而從之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動者哉之三賢者功在朝野吾廬陵尚論其世以為猶有君子之澤存焉夫固不待以其立身事君者教人而秉彝好德自興起於不言之表今居而逢掖出而縉紳皆知以前修自期是可以推其所自來矣倪侯我先皇帝親擢御史也論諫之外密侍經帷其所開陳與凡欲言而未竟者予時忝同朝得竊聞之去國之三年詔為吾州予里居

之暇時時奉候從容意未嘗不在風化也曰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寄於士士之人品高下即與世道為重輕志士仁人儻自任必自養挾書遊學皆當端居深念之矣士亦知侯有素信嚮翕然三賢祠之成也侯屬予記噫此盛心也予敬諾而重其事比侯將去乃克為之屬之權州事孫洙刻石焉夫三賢皆吾州師表侯又表章之使拜於堂下者皆有動乎其心退而又瞻鄉先生之像次第相承以至今日源委皆可睹已先聖有訓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也俟今再入為秘書少監兼侍講予與二三子又將於俟觀焉姜公刺州在大用而不得志之後余公晚年驅馳四方以功業終惟顔公再入忠信讜議不衰於前而歸然一節落逆賊之膽而奪之氣蓋尤光明之最君子所不願者其時而久遠相期為國元老昔在文武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顔公有焉可以為俟願之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咸淳四年二月壬午朔歐陽守道記

吉州吉水縣貢士莊記

士大夫出從王事有當為而不及為者矣有可為而不能為者矣為其所不必為者有之乎上不以命我也下不以望我也為之難不為固無咎如此而猶汲汲焉為之其未為也歉然如吾分之不盡也其既為也又歉然如吾義之不終也是何必哉人謂不必為也吾見其不可不為也嗟乎世安得無斯人然亦罕矣三歲科詔取士有司第士之文以其名上謂之鄉貢其人諧行在所

遠者至數千里近猶千百里旅食不與給也能行與奉詔者不知吾以其名上吾責塞矣異哉貢也者名上而實從之也士不可以他貢比請比之金玉之貢貢金金至貢玉玉至不充庭非貢也奈何士名既上而能行與否吾不知耶無他彼謂上以禄利誘士士真可以禄利誘也吾上其名在彼已榮彼將自行有不能行吾何以患其不自營不營不行於科目何重何輕持此心以待人是自有科目百世終無自重之士也士不自重曰吾

舉子氣習則然固宜為或者所厭薄然以予觀於廬陵郡邑好修自晦介然有守者雖城郭閭巷常有之山林田野閒正自不乏顧彼無求於人又不肯矯然自異故人莫之知耳聞科詔而出以其藝獻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有司旣以為可貢并日食易衣出者始從今日求貲以行人方羨吾與貢之榮而不知吾于役之苦然則不若不貢猶足以全吾平日之素履也漢舉明經術通世務者縣次續食與計偕今雖無此然縣有賢令則視士

之不能出吾境者宜少動心矣吉水郡屬邑之大者應
詔之士居八邑十二三焉與選亦如之異時由進士爲
臣者誠齋先生楊文節公爲第一而公固寒士也終身
由袁之操已見爲舉子時故老所傳猶可畧見其與貢
而無以行之狀安步晚食幸而能達及既入仕而之官
也猶然去之百歲後進有化之者其不能行也儻有不
腆之田廬則鬻之無則止車馬僕賃之資薪桂爨玉之
費一不以累人也山川猶昔固應生此秀士又況前輩

風流未遠乎今三山陳君昇之宰是邑也曰生誠齋之鄉皆可望以誠齋之操煞而士不肯求於人可也我聽其自行自止則不可爲政兩年下不忍刻其民上不敢闕版曹之經賦而餘力猶能置田立莊積其租入易鏹而藏之三歲則發焉而等第均送君子曰是舉也君之待士厚而事上敬豈貸財爲禮之謂哉君不謂士一與貢皆汲汲於自行而謂容有不能行亦不以告人者是一以誠齋待之也所謂厚也而何謂事上敬君名莊曰

貢士豈以是區區者爲士賜也所重者其人貢矣吾爲吾君敬之敬在貢也貢而達然後吾事畢也莊成適當分送之歲士既德君而請予記曰莊有記則久且慮後之守掌者或以一旦之意而移之他用也予曰無之夫君既爲厚於前其誰忍薄於後況此爲貢士設則其存其否上關於吾國之貢舉焉有上欲士之能來而下乃奪其所以來之資乎且其中有君所捐之俸在君以惠士而誰當取之也不厚且不敬是大不韙後之君子吾

見因君之所爲而增廣之焉用爲彼慮哉莊之田租四百石有奇是爲記咸淳三年臘月吉日歐陽守道記

善慶堂記

趙君覺夫作善慶堂於餘干之私第今禮部侍郎西㵎葉公實書其匾而覺夫命某記之某惟覺夫先世積善垂慶之大且遠豈與夫匹庶之家區區一善亦足貽其子孫者槩論某見聞淺狹不足以發揚萬一遜而不敢爲而覺夫固以請廼不果遜覺夫名必道福國陳公所

稱篤行趙君之曾孫也篤行公之行至矣竊嘗得朱文
公先生之所紀而伏讀之輒悚然起立想其德容而願
端拜之自載籍以來所見篤行如此葢無幾也而大丞
相福國忠定王實爲之子紹興慶元之間作宋周召子
子孫孫與國咸休上天福善之理豈不昭然甚明矣哉
或曰斯其所以爲覺夫先世之善慶與某對曰噫是何
言也詩不云乎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恭惟我太祖太宗聖德神功

配天無極本為天子支為諸侯自百世至千載何有窮也蓋漢恭憲王太宗之元子七世而生篤行公八世而生大丞相於今甫十世也善慶之源譬之黄河雖世所傳崑崙之自出猶莫可窮况能知其升降流通與天相際者然嘗妄論源一也有瀹而道之者蓋不皆然其能如此則傳國之長必特異乎其他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作是詩者夫豈但為成王以後本宗言哉支庶皆文王之子孫則修德永命以各保其家國皆當凜凜而不

可忽也春秋列國廢興存亡今可覩已我太祖太宗之支庶由篤行公至於今日天之福是家者特隆夫豈其所偏蓋深惟其積累之初意一意踐修以得此報自然異也以予觀於覺夫秩卑禄薄室宇隘陋侍親來廬陵朝夕惟親之不適是念官爲法掾聽其言未嘗不依於仁恕也歲值艱歉覺夫對予每及之色甚不舒雖非其職有惻然之心焉覺夫留此三年予不能常見於其將歸乃辱論交而得其一二如此其殆如前人之善慶又

所謂濬而導之者乎抑予終有感於篤行公之平生盖其百行之懋未有出於孝之外也昔讀中庸見所謂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係於舜孝一章之内若曰天之於舜使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盖舜以此得之云爾舜與文王之德一也予既爲覺夫誦文王之詩以明念祖修德在支庶皆當自勉而復舉中庸之此章盖篤行公之穫𡗝後人者有合於斯焉今之於前即後之於今也世世肖似則其爲善慶也愈大以遠矣斯言或可識

於覺夫之堂之壁廬陵歐陽守道記

四益齋記

吾里李君孟仁名其齋居之室曰四益而請記於予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南軒先生張宣公所以誨其仲氏尚書公也去四無益得四有益名取諸此予為三復宣公之箴而告之曰箴盡矣予何說以記抑予少多病有老人告予盍從事養生之法就問焉其言無以過人也心頗易之予所

親藥餌老人視之皆無所可否而予飲啖頗雜稻蔬之外惟所嗜則取之一日食果少過老人愕然曰食此寧有益乎予曰縱無益寧有損老人歎曰宜子之多病也無益即有損也豈有旣無益而又不損者人之胃氣日夜運動散食物之英華以爲榮衛故惟胃最勞然惟其有益於榮衛也今子取適口而役胃於徒勞雖珍果鮮錯與土炭何異曷若盡罷使胃得休息以時而納常膳胃得其職則百體安矣予悚然敬受其言而因以悟曰

古人言無益能害有益不曰有損者能害有益也人皆避有損之害而未必避無益之害有損之害易見無益之害難知有損之害如惡毒之物自古明著其說曰食之能傷某臟發某疾故人不食也無益之害前所云是予之病豈惟體膚而已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抑坐此也故曰無益之言勿聽不必曰招尤速禍之言而後勿聽也無益之事勿爲不必曰反道敗德之事而後勿爲也無益之文勿覩不必曰惑世誣民之文而後勿覩也無

益之友勿親不必曰漢邪濟惡之友而後勿親也無益也者凡不足爲有無者也嚴哉宣公之箴果哉孟仁之志乎予無以告君矣雖然四箴之中所謂無益之文勿觀者謂出乎人之文也予欲試附一語於右曰無益之文勿作謂出乎巳之文也古人之文至於今百世惟其有益故常存也今競詩文誇四六敏者既以所嗜不自休鈍者亦復抽掘窮日以取姸此人通知其無益而甘爲之者往時蒙齋袁公亦嘗告其所厚曰毋弊精神於

褰淺聞者爲之絶筆夫愛養精神而用於所當學此進德修業之所以得及時也寶祐二十年二月六日巽齋歐陽某記

定軒記

予友瀏陽胡君景富匾其讀書之所曰定軒書來求文爲記或曰果哉景富遽以定自居乎予曰定也者游心於外方自此已專心於内方自此始也此景富識所見也猶曰居之太遽則終身倀倀何之乎大學曰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由定望得非一及也然定則可以專矣且不見夫卜居者乎方其未得卜也將之左意其宜於右也將之前意其宜於後也相攸未決乃心方惑雖欲營之如之何營之厥既得卜心不二向縱有二議莫之能搖於此擇匠於此選材於此畫規模於此成棟宇而於此安吾身於此長子孫其決在一得卜時也擇匠選材畫規模成棟宇得卜之後正爾有事則定也者豈謂自居之適

而遂無所用心也哉人非生而知之者其始學未有遽見其的也顏子天資亞聖猶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當此之時幾無所措力程張朱子由今觀之可謂上接孔孟矣而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莫能免況他人乎顏子得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然後實見所立卓爾之地程子求道之志茫然者十年然後反求之六經而得之張子見二程然後自信曰吾道自足朱子見李延平然後就平實而悟前日之說皆非

此先師諸老知止有定時也景富試觀先師諸老既定之後所有事者何如則循此以至於得乃可言矣世有資禀絶人獨於道則無見一彼一此莫之有定遂陷於迷謬者亦有早遇師友粗有見聞定則定矣而不盡心於所有事均之爲無所得者故曰定非終事惟知終事之不出乎此而汲汲焉求以終之可也予與景富相知於文字間者十有餘年去年予來嶽麓始有交遊之契蓋孫而敏者也每以書來予畏君之進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則夫以定名軒也予知其端居於此若將終身一㝱外騖之相不存而益致其力於知止並進之域其得也孰禦夫未定患乎於外者之廣莫既定患乎於内者之狹隘予前不云卜居者乎相攸決矣於此篳門蓬户於此築室百堵夫各一居也景畐擇之廬陵歐陽某記

石甕廟碑

石甕廟在廬陵郡東十里不知創何代今天子以郡士

言神靈異有狀甫賜廟額曰孚應相傳神姓劉氏諱熼與石勲石材廟為伯仲季漢長沙王後也然無所考三廟相距一二十里皆依石為屋而石礱尤竒險宜為神所宅然予謂斯神亦安用知名若氏哉自古相傳巖棲谷隱之士雖不屑為世用而其功利有自然及物人神一也藐姑射山有神畏壘山有老氏之從疵癘不作而年穀屢豐吾不知其何故石韞玉水含珠山輝川媚猶不容揜而況德人之所居乎夫德人固辟名名從之非

其心也石磬廟祝有年逺近之民躋攀請禱神既應之
矣則相與推尋名氏而請廟號以為榮既有廟號則他
日君之公之侯之王之下得屢請而上不靳神居石磬
而承天之寵如是哉以予觀於石磬其山谷連接蓋自
芙蓉峰蜿蜒而下上迎大江方其末為石磬土石相半
至此乃純石牙角怒拔若龍若虎而瑩淨堅細率可愛
玩世之好事者第太湖之甲乙拾菱溪之一二詫以為
異寶此乃山積林立不待聚而有之其峭拔處有瀑布

斗落以故居民絶遠樵牧無所利而至使其不爲神有亦必有隠君子即之矣以理推之神其或者斯人之流不然則兹山骨脉堅壯氣勢磅礴又有以發神之靈而相為用宜神之靈異也景定元年春予留山下月餘識其里人王君國英王君嚴事斯神甚至以神之廟號一新而未有碑來求予文乃爲言神之所以爲神而又作詩以相里人之有祈者

嶕居此山非人伊神不顯維神有澤及民既祀之廟又

請於朝天子有命神德孔昭山石巖巖幽居之最胡能
及物使物蒙賴吾聞至人退然無爲功被天下而物不
知譬如空谷聲至響答響從何出聲亦誰納及物無心
況尸其名匪我應彼彼則有情孰像神容命服是飾那
知超然揮斥八極當其潛時拳石可宫翕忽變化乘雲
馭風我不知神昔者誰氏視其擇居如隱君子禦災捍
患人則德之千古石礱社而禝之

巽齋文集卷十三